

留戀 ■ 劉英華（大傳系校友）

瀛苑副刊

每逢人生途程的十字路口，縱使有心無意地將步子拖了又拖，其實，心底還是清楚地明白著：「離別」終歸是前一段旅程不變的目的地；而那兒，有一場戲等待幕落。

於是，從意識到此一事實的初始，夜深人靜時的分分秒秒，便在心間響得格外刻骨。凝望指針半刻不緩地畫圓，我彷彿就範的徒子不再掙扎，束手在時間輪軸的邊緣，只是等待；等待著一股日趨強大的離心力將我自此間拋出，在不知是誰早早地定下了的那個時刻，如此準確。

而今，已是局外人了；幕，則落了又啟。

懷著悼念的心思，乘上在這兒唸書的最後一年才築起的捷運；我問自己，究竟還想追回些什麼？是否，只是一份虛無縹緲的感覺？然而，這於我已是足夠。

望向窗外，河畔的景致在眼眸深處流動。縱使熟悉依舊，卻無法篤定，日後在夢中上演的，不會是失了焦距的浮光掠影，零落得片片段段？

就如同所有的回憶一般，回首時，已惘然。

惘然於它們總這般悄悄地來，又靜靜地去；就這麼在來來去去之間，你，不再是當年的你；而我，自然也不是最初的我了。

就這麼在來來去去之間，從這傍海小鎮至繁華都城，心情的起落變幻有若雲泥；最初的歸心似箭、如今的留連不捨，之間，可理得出一套轉化的公式？

此等內心情感的前後之別，當事過境遷獨自細思秤比，我無法不深感訝然；只見最初的縷縷思緒就這麼地相纏成了個繭，名叫「過往」，卻再也抽剝不出一絲一毫完整的最初了。

踏上已放暑假的校園，空蕩無人；隨自己直著走、橫著跑，再也不必張望左右，忐忑著無意間悄遇自己喜歡、畏忘的，於己有恩情、有仇結的人兒了。但，在這般看似自在的舉止下，掩不住的卻是一份深心的落寞及悵然……。

朋友都當已去到該去的下一站停靠了吧！

明知人生就像這悠悠河水一樣，縱然用雙手能掬起一捧閃爍泛光，又如何呢？終究阻抵不了它無盡不息地向前流去的啊！執著什麼呢？

告訴自己，這只是暫時因離別而生的愁情罷了，很快的就會成為過往雲煙的；很快，自己就會忘卻了這份沉重的眷戀的；很快地，就像忘卻了從前種種年少情懷、無數曾暗自許下的誓願一般，再想起時，除了雲淡風輕的一縷輕笑之外，再沒別的了。

再沒別的了，是不？

很快地，不必多久，當我再度回到這兒，以我所以為最短的離別期限；即使擅自感到一份懷念依舊熱切，但，行走的在年少曾來去穿梭無數回的路途上，我會發現自己的神情在行動早已與這兒疏遠得不可計量的。在這裡，相較於如今正以適切不過的名義在此間生活的人們，確實，我只能是個，它們之中的陌生人……。

或許，是如此這般，我們才得以輕裝便捷地繼續往下一站；昂首挺胸出發，而不致於為過去的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；但，也正如此這般，才讓我們在紅塵擾攘紛紛之間，茫茫然的於未來，汲汲於現在，而忘卻了鋪展在身後、一路行來的過去，曾經有多麼地真、如許地善，與怎般地美？

所以，很快；是的，我知曉。

正是明瞭眼前的一切是如何不可捉摸與挽留，分分秒秒即異於前一刻的悲歡愛恨之情緒變遷；所以，允許自己恣意地放縱這份一時間仍無法拋到身後的留戀之情——留戀年少、留戀這河、留戀這方小鎮、留戀對岸長眠的摯友、留戀某個人。

或只是，留戀這份留戀。

我在這坐了多久了？我問這河。

我在這兒坐了多久，眼前的河就流了多久。四年了，這河依舊是一個樣；但，它完全不是四年前我初初見著的那一條河；就如我仍是我，卻再也不是先前那個茫昧懵懂的我了。

我不介意再這麼漫無目的地坐下去，在這河畔；也不介意再容自己眼眶溢出的莫名不捨，殉死般地墜入這河裡，去到海天交接的不知名遠方；我不介意。

因我明白，我終究得起身，也終究會止住了淚水……。

2010/09/27